

《森冈周治日记》发现新罪证 日军强征3万劳工4年建成庆阳军工厂

本报记者 商 越

核心提示

在辽阳发现的侵华日军战时日记《森冈周治日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日记体珍贵史料。课题组研究发现，从1937年到1939年，森冈周治所在部队侵略中国华北、华东、华中，他参加了几十次战斗和战役，其中包括攻打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森冈周治撤离中国前驻守在辽阳庆阳军工厂。课题组最终发现日军强征劳工建造庆阳军工厂、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残酷奴役中国劳工、大肆推行侵略战争的最新罪证。

4年建成亚洲最大火炸药军工厂

《森冈周治日记》及3册影集，是2016年在辽阳市庆阳化工厂棚户区改造中，从文圣区唐户屯农园路一户已经拆迁的居民家里收来的。这些物证的收藏者、本溪市纪委监委干部毛伟认为，庆阳化工厂前身是日军建造的军工厂，日记在这里被发现，证明作为侵华日军的森冈周治和庆阳军工厂必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侵华日军建造的庆阳军工厂位于辽阳东郊，四周较为闭塞，交通不便，日军实行军事管制，对出入人员严格限制和审查。从去年12月开始，《森冈周治日记》项目组“负责人”毛伟先后5次到庆阳寻踪，踏查了30余处历史遗迹，采访了20多名80岁以上的当地老人，庆幸的是，其中有两名是军工厂的劳工。毛伟整理了3万多字的走访笔记，终于摸清了日军庆阳军工厂的历史。

1933年夏天，日本人开始在现在的辽阳市文圣区庆阳街道高砬子村的碾子山勘察周边的地形，调查附近

的村落。今年98岁，当年被日军抓到庆阳军工厂汽车修理厂的朴树惠曾亲眼看到，有一天，一个瘸腿的日本人被人用滑竿抬到了附近的唐户屯拉普儿山上，最后，他确定在庆阳秘密建造军工厂。从那以后，日本人经常来这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完成了规划设计之后，日军从山东、河北、东北等地欺骗、抓来3万多名中国劳工，还征用了老百姓的马车1000多辆，建设军工厂。

当年进入庆阳军工厂从事化工工作的劳工，94岁的王事钧对这段血泪往事记忆犹新。他回忆，日本人先修了两条道，一条是从北哨所到朴家沟，另一条是从新城子到厂里。接着立杆拉电线，修排水沟和打地下井。1937年初，日本关东军918部队进驻庆阳，将庆阳东京陵、台子沟、唐户屯等14个村屯的百姓，强行驱逐搬走，之后日本国际建筑公司大仓组清水组进驻工地开始施工，日本陆军少将林光道担任总指挥。建厂时，日军指派一

些外地人当工头，对劳工严加看管，在马路设有岗哨，由日军日夜驻守，发现有逃跑的劳工，抓住就打死。基础设施建设完以后，开始建造日军宿舍、厂房和铁路，最后安装设备。

1937年下半年，设备安装好后，庆阳军工厂开始投产。军工厂共建有两个厂区，南厂区位于唐户屯，北厂区位于东京陵，占地面积共有60平方公里，总投资约1亿日元，是亚洲最大的火炸药军工厂。建成后，继续由日本陆军少将林光道担任厂长，一直到日本投降。1939年以后，日本关东军918部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改为关东军383部队宪兵队，并从驻地桑园子搬到王字楼。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苏联红军进驻接管了军工厂。1948年10月辽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接管了该厂，现为辽阳庆阳特种化工有限公司。庆阳化工厂台子沟和唐户屯近现代建筑街区，见证了庆阳化工厂80余年的发展历程，是日本侵华的罪证。



94岁的王事钧。



98岁的朴树惠。

一张劳工老照片，揭出军工厂运送原料的大罐子

今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伟通过朋友购得一张拍于1938年11月13日的满铁立山驿老照片，照片的主人是鞍山市千山区达道湾镇城昂堡村村民杨盛宏。通过对72岁的杨盛宏追踪走访，毛伟发现了更多日军庆阳军工厂的秘密。

据杨盛宏讲述，这张照片是在2018年他从即将搬迁的岳父家要来的。他的岳父1918年在鞍山出生，10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强征为劳工，在立山驿站当了一名满铁驿员。1938年11月13日，在立山火车站，杨盛宏的岳父和满铁立山驿站的其他驿员，以火车头为背景，由日本人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11名中国驿员每人冲洗了一张照片，照片长27厘米，宽21厘米，是当时比较罕见也比较大的照片。尤为珍贵的是右上的几行题字：“满铁立山驿驿员连作业合影纪念1938年11月13日”。

经过进一步调查，毛伟发现，满铁立山驿站始建于1899年，位于长大铁路线311公里处，是连接昭和制钢所和庆阳军工厂的重要调运站，火车站还建有火车调头转盘，专供日本火车调头使用。立山驿站距昭和制

钢所仅有2.9公里，距庆阳军工厂南厂区（唐户屯）29.9公里，距北厂区（东京陵）31.8公里。两厂区距离很近，交通方便。同时，庆阳军工厂距离本溪湖煤铁公司（系日伪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工矿企业）60公里。这样的距离在战争时期，可以用最少的兵力驻守警备，确保铁路运输通畅：一是立山附近的八大铁矿生产的矿石，经立山驿站能快速运至昭和制钢所生产钢铁；二是昭和制钢所的散炭工场、矿渣工场和硫酸安尼亚工场生产的硝酸、硫酸、甲苯等化工产品，可经立山驿站调运至庆阳军工厂生产火炸药。

在照片中，火车头后面的火车皮上，有两个颜色发白的大罐子。94岁仍耳聪目明、口齿清晰的王事钧确认，在日本管制时期，这两个发白的大罐子是铝罐，专门储运硝酸、甲苯等化工产品，一只只能装40吨至50吨。还有一种颜色发黑的大铁罐，里面挂一层铅锡或陶瓷，储运硫酸。这样的白罐、黑罐，通过铁路运到庆阳军工厂的还有很多。

毛伟认为，这张照片揭示了昭和制钢所生产的化工产品，专用这种大

罐储运硝酸、硫酸等化工产品，供应庆阳军工厂生产火炸药，反映了昭和制钢所、庆阳军工厂和满铁立山驿站相互依托，生产运输战争需要的武器弹药，支持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再现了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残酷奴役中国劳工、大肆推行战争政策的罪恶历史，是最新发现的侵华证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军事需要的钢铁生产和火炸药生产建设。1933年6月，由满铁全额出资的亚洲最大昭和制钢所在鞍山正式开业。与此同时，日军积极筹划在辽阳庆阳秘密建造亚洲最大的火炸药军工厂，并于1937年建成投产。这两大军工厂的厂长均由日军高官担任。毛伟表示，建造昭和制钢所和庆阳军工厂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战争的策略，是“武器库满洲”最重要的行动。庆阳军工厂建造投产以后，有了充足的武器弹药，日本随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制造战争需要的钢铁和火炸药完全是为了侵略目的，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勃勃野心。

森冈周治撤离中国前一年，驻守庆阳军工厂

在《森冈周治日记》中，记载有“大阪陆军造兵工厂第五制造所”的名称，同时还标有“新城”这个地名。前者是日本境内有名的军工厂，后者就在辽阳的庆阳军工厂附近。毛伟分析，这说明森冈周治当时的工作或驻地就在这两个军工厂有密切关系。1944年1月，森冈周治在日记中记载了他2岁儿子的出生时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日。随后又记录了同年5月份，几封书信收寄的日期。这表明森冈周治在1944年5月份之前，一直在使用这本日记。此外，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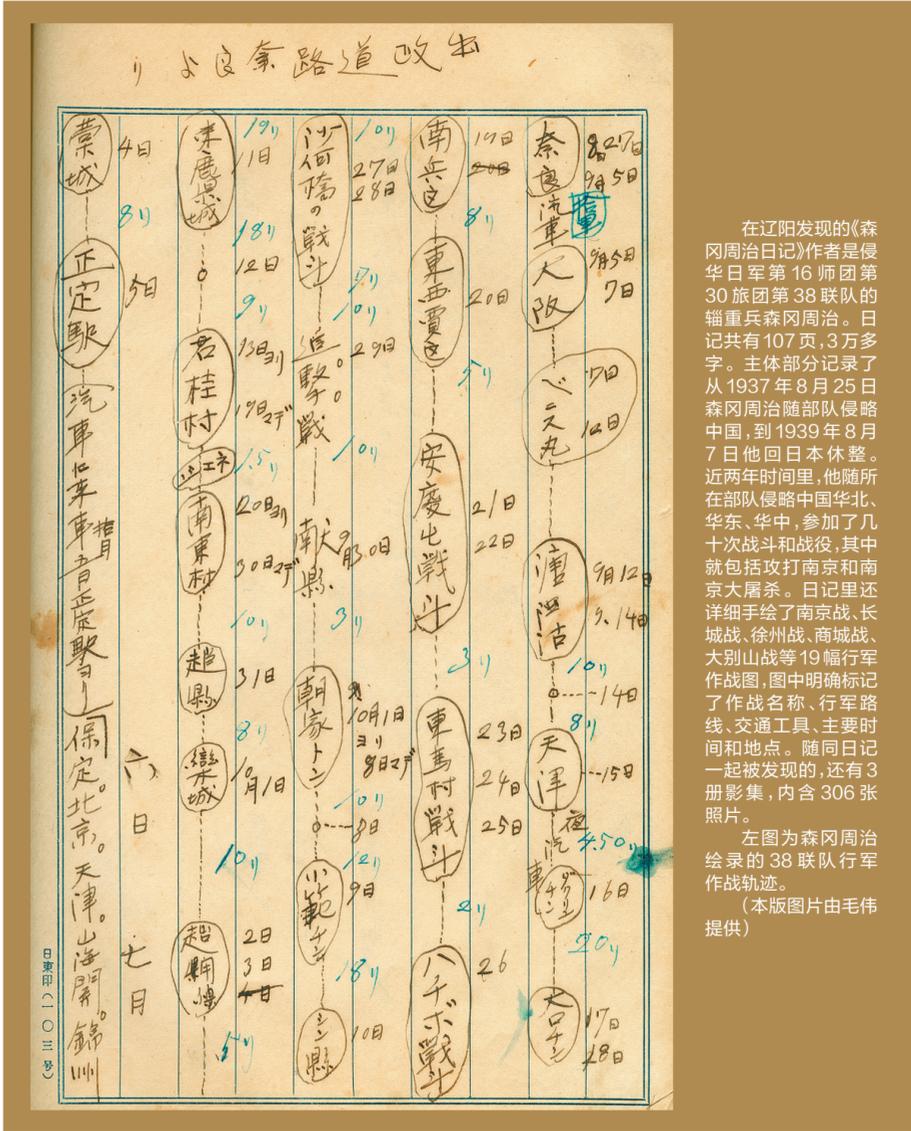
1月和5月，日记还记载了森冈周治两个弟弟分别出征的事情，这说明森冈周治当时很可能没有出征。

据此毛伟推断：按照日记记录的内容，当时森冈周治应该是驻守在庆阳军工厂，他的家属随军，也可能就住在庆阳，他的儿子也出生在庆阳。

经收集史料和寻访亲历者，毛伟发现，伪满时期，在庆阳军工厂南场区附近，建有6栋日军宿舍，还有62栋日籍职工、随军家属和移民的宿舍，共有日本人约2000人。在1944年5月《森冈周治日记》结束记载之后，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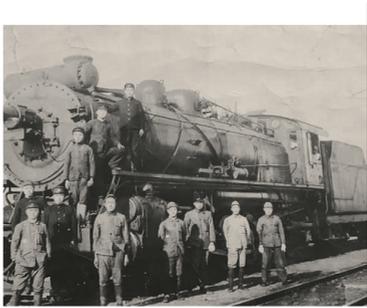
过了1年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些日本人十分恐慌，开始想办法逃走。过了半个多月，接收工厂的苏联红军决定留下军工厂的部分技术人员，将驻守军工厂的日军、日籍职员及其家属和日本移民遣返回国。

由于苏联红军对遣返人员携带物品进行了严格限制，森冈周治或家人丢弃了日记和相册，被当地的居民捡到并收藏。按照军令，日本投降以后，日军官方文件和侵华罪证被大量销毁，而日军士兵私人日记和影集却保留了下来，极为难得。



在辽阳发现的《森冈周治日记》作者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8联队的辎重兵森冈周治。日记共有107页，3万多字。主体部分记录了从1937年8月25日森冈周治随部队侵略中国，到1939年8月7日他回日本休整。近两年时间里，他随所在部队侵略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参加了几十次战斗和战役，其中就包括攻打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日记里还详细手绘了南京战、长城战、徐州战、商城战、大别山战等19幅行军作战图，图中明确标记了作战名称、行军路线、交通工具、主要时间和地点。随同日记一起被发现的，还有3册影集，内含306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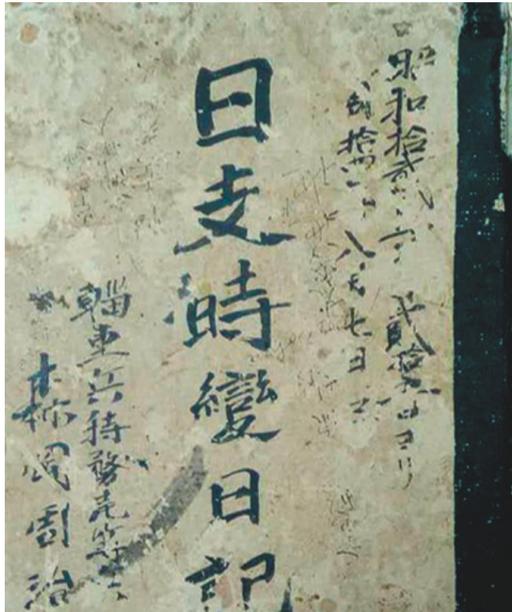
左图为森冈周治绘录的38联队行军作战图。（本版图片由毛伟提供）



1938年满铁立山驿老照片。



森冈周治影集中的日军行军照片。



日记本封面写的是《日支时变日记》。

手记 SHOUJI

成立国家级课题组，研究成果做教学案例

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中国近现代史科学学会、辽宁省“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渤海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第二届新发现日军侵华史料《森冈周治日记》学术研讨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东北大学、渤海大学师生共计60余人参加了研讨交流。

课题组顾问、中国近现代史科学学会副会长王建国认为，这份史料既有战时日记，又有行军作战图，既有306张照片，又有行军作战轨迹，丰富的内容和历史细节构成了统一的整体，这在国内外是非常罕见的。其中，记载的南京战役，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最新铁证，其史料研究唯一性是不可替代的，对我们澄清历史、还原真相、教育人民具有深远意义。“从原汁原味的日记中可以发现，森冈周治从一个善良的日本平民变成侵

华战争的刽子手，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平民的毒害之深。”王建国说。

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安平告诉记者，《森冈周治日记》记载的两年时间，正是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关键阶段，填补了相关史料的空白。经过一年来深入的翻译研究，发现这份史料进一步披露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的残暴罪证，如记载的南京战役，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最新铁证；记载的设立慰安所让日军任意玩乐不花钱、强征中国妇女为慰安妇、奸淫杀害解制女孩、枪杀中国县城百姓等细节，为侵华日军的残暴提供了最新铁证。

今年6月，研究人员的新发现获得国家教育部立项，成立了东北大学“新发现日本侵华史料《森冈周治日记》研究”课题组。这标志着，《森冈周治日记》的研究，从民间上升到国家层面。

国家教育部课题组负责人、东北大学副教授李正鸿表示，《森冈周治日记》是与《东史日记》相似的日军士兵对侵华历程的记录。《东史日记》的主人公东史郎来自16师团第20联队，其记载的南京大屠杀、16师团行军轨迹等内容可以与《森冈周治日记》相互印证。两人所在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支部队。当时被日本媒体报道的侵入南京的日军在3日内“打死8.5万人”的“战绩”以及被当时日本报纸大肆宣扬的所谓“百人斩”都发生在该师团。这样一支部队的士兵日记的日记极其难得、弥足珍贵，它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自证的铁证。未来的多角度研究课题，将作为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案例，进入国内高校课堂，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